



中研院
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历史系列

关德懋先生访问纪录

访问：沈云龙 张朋园

纪录：林能士

中研院
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历史系列



先生访问纪录

访问：沈云龙 张朋园

纪录：林能士

访问：沈云龙 张朋园

纪录：林能士



九州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关德懋先生访问纪录 / 沈云龙, 张朋园访问; 林能士纪录.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3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
ISBN 978-7-5108-1351-1

I. ①关… II. ①沈… ②张… ③林… III. ①关德懋
(1903~1999) —生平事迹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7308号

关德懋先生访问纪录

作 者	沈云龙 张朋园 访问 林能士 纪录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80 毫米 × 970 毫米 16 开
印 张	6.75
字 数	63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351-1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从建所至今，几十年来共采写和出版了二百余种“口述历史”。近代史所的学者制定了严格的口述史操作规范，并进行采访和撰写，使类似史料层面的“回忆录”和“纪实”，上升为可供专业人员研究的“口述历史”。他们的访问对象涉及当代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人士，请其自述生平，为现代史研究留下了一系列珍贵的口述记录。

九州出版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是上述二百余种“口述历史”的精选集，也是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的重点引进出版项目。本系列以简体字出版，对原书注文体例和文字错误进行了必要的订正。原版本的丛书弁言和前言，介绍了该丛书的缘起、价值和意义等情况，简体版将其主要内容附于书前。

该书访谈对象的某些政治立场、观点和看法，我们并不认同，但为了保留史料，便于参考研究，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对文中对我党我军的诬蔑性语句和称谓进行了中性处理，内容仍保留原貌；个别之处，有所节略；对于文中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后使用的“民国”纪年，改为公元纪年；对于文中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后的台湾当局及相关机构、职务等，加以引号。本系列图书供近现代史专业读者参考使用，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辨析书中的一些内容。

九州出版社

2011年6月

弁 言

口述历史访问计划，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在筹备时期，即由筹备主任（嗣任首任所长）郭廷以拟订进行，其目的在访问当代军事、政治、外交、文教、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重要人物，请其自述生平，为现代史保留忠实而深入的纪录，以备历史学者之研究。自一九五九年十月起迄一九七二年九月止，参加访问工作者先后有沈云龙、王聿均等二十二人，接受访问者七十余人，成稿六十六份，约四百八十万言。

口述历史资料，其重要性不亚于文献档案。民国以还，内乱外患交迭相乘，史料损失，不可胜计。对历史真相的了解，需要参证当事人口述之处甚多，这些笔录，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将有莫大的帮助。本所于一九八二年开始征得应访者（或其家属）同意，陆续刊印访问纪录，列为口述历史丛书。一九八四年春在所长吕实强推动下，成立口述历史组，恢复访问工作。

本所访问人员力求应访者尽情畅谈，所成笔录文稿保留口

述原意，不予刻意修饰。初稿送应访者校订后视为定稿。惟应访者记忆难免有所疏误，或有涉及价值判断、个人恩怨、政治立场，而纪录或语意不清，印刷或有手民误植，尚祈读者赐函指正。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组 谨识

一九九四年八月

时 间：一九七一年六月九日至七月九日

地 点：台北市外双溪故宫博物院宿舍

次 数：九次

校 阅：沈云龙

访 问：沈云龙、张朋园

纪 录：林能士

目 录

弁 言	1
一、家世与教育	3
(一) 家世	3
(二) 正志中学二年	7
(三) 动荡时代中所见所闻	10
二、负笈德国	16
(一) 首途赴德	16
(二) 慕尼黑一年 (1930—1931)	19
(三) 忆德城 (Dresden), 念故交	21
(四) 接待青年军官团及军事交通考察团	27
(五) 回国途中	30
三、任教西北农业专科学校	33
四、抗战前夕的中德关系	36
(一) 德国军事顾问团与一亿马克借款	36
(二) 莱希劳上将访华	39
(三) 驻德大使人选	42

五、任职行政院	44
(一) 接办同济大学	44
(二) 三度赴沪	46
(三) 黄秋岳案	48
六、再度赴德	51
(一) 赴德途中	51
(二) 动荡中的中德邦交	54
七、西北四年 (1942—1946)	60
(一) 抢运物资	60
(二) 兼管煤焦管理委员会西北分处	64
(三) 我与胡宗南	66
(四) 筹运煤矿	68
八、我与中纺公司	72
(一) 初进中纺	72
(二) 台湾之行	76
(三) 大陆撤守前的一段插曲	78
九、台湾二十年	82
(一) 台湾中纺公司的成立	82
(二) 一兵一卒曼谷行	86
(三) 我与艾德诺	92
(四) 与德关系展望	94

弁 言

口述历史访问计划，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在筹备时期，即由筹备主任（嗣任首任所长）郭廷以拟订进行，其目的在访问当代军事、政治、外交、文教、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重要人物，请其自述生平，为现代史保留忠实而深入的纪录，以备历史学者之研究。自一九五九年十月起迄一九七二年九月止，参加访问工作者先后有沈云龙、王聿均等二十二人，接受访问者七十余人，成稿六十六份，约四百八十万言。

口述历史资料，其重要性不亚于文献档案。民国以还，内乱外患交迭相乘，史料损失，不可胜计。对历史真相的了解，需要参证当事人口述之处甚多，这些笔录，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将有莫大的帮助。本所于一九八二年开始征得应访者（或其家属）同意，陆续刊印访问纪录，列为口述历史丛书。一九八四年春在所长吕实强推动下，成立口述历史组，恢复访问工作。

本所访问人员力求应访者尽情畅谈，所成笔录文稿保留口

述原意，不予刻意修饰。初稿送应访者校订后视为定稿。惟应访者记忆难免有所疏误，或有涉及价值判断、个人恩怨、政治立场，而纪录或语意不清，印刷或有手民误植，尚祈读者赐函指正。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组 谨识

一九九四年八月

一、家世与教育

（一）家世

先父本名关运隆，后来改名芸农，革命时文名为建藩。他是先曾祖母最疼爱的长孙。

先祖父是一位乐天派者，一天到晚喝酒玩乐，根本不大理会家事。

先曾祖母则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中年孀居，持家有方，对先父的教育相当重视。

先父结婚甚早，在他十六岁那年完婚，次年（光绪廿九年癸卯），我就出世，所以我也成为先曾祖母的宠儿，一家四代同堂，其乐融融。

先母出身安徽六安的管家，管家在当地是大地主，历代出

过不少举人、进士，历任知县，书院山长等，在此不必枚举。

辛亥革命前，先父以优良成绩毕业于两江优级师范，在他就读此校期间，很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当时革命党人争相赴日留学，安徽的革命党人也不例外，先父亦尝作此想，但是先曾祖母并未许他赴日，乃将其赴日旅费转赠高一涵先生，是以先父与高的交情特别深厚，如同手足。

高家家境清寒，后来他在日本所用的学费乃先父秉承先曾祖母的意思给付。

辛亥革命起，先父介入此一行列。方其离家前对先曾祖母说：“假若有任何人來找我，就回說我們關家並沒有這個人。”語氣頗為堅決。

后来先父带了二十几人，将安徽境内的霍山、英山相继占领。当时局面混乱，先父就暂时镇守在那里。

不久，先父应李鸿章的后人李国筠（斐君）之请，前往广州。时李国筠任广东巡按使，与先父交情很好，他原先请先父当其幕僚，先父不愿往就，乃另畀以广东最富庶的顺德县与最穷困的崖县之知县职位，任先父选择其一。先父那时年轻，视金钱如浮云，遂选择了后者。

当年的崖县土著多，而黎人尤夥，并且瘴气弥漫，交通亦极端不便。先父走马上任时，由于从广东迳走崖县，诸多不便，

乃改道安南，再由安南坐船到崖县，那时每个月船班亦仅一、两次而已。先父在崖县知县任内，一天到晚骑马出巡，将县务交属下处理，是以颇得黎人的欢迎。

三年后，先曾祖母过世，先父就利用此一机会辞官回家。临走时，当地人民赠送不少珍贵物品，最著名的乃是当地土产奇栏香、肉桂等。

先父辞官回乡后，那时安徽督军倪嗣冲就对先父说：“你原想到广东去发财，结果并没有发到财。你是安徽人，理应在安徽做事。”

于是他派先父为无为知县。

无为县可说是安徽的谷仓，但苦于水患，所以先父莅任后最大的职责就是治水。

先父把县衙门的事务交给胡秉诚，自己成天出去督工。

先父深知无为县的水患之所以不能遏止，主要是有钱士绅不愿意出钱，而穷人佃农又出不起钱。在两年的无为知县任内，先父就先后修筑了好几条大堤，无为县从此不再洪水为患。

记得先父曾对我这么说过：“你做事要受部下的气，但千万不能受上司的气。”

就这点而言，我与先父的性格颇相似。

在无为知县任内，先祖母去世，先父丁忧回籍。嗣后，倪

嗣冲再找先父，要先父出来与日本办交涉。

先父与倪嗣冲无多大关系，何况又参加过革命党，但倪这次又找先父出任繁昌知县。原来，当时农矿部长张弧（岱杉）与日本订有密约，要把安徽繁昌县境内铜官山的开矿权让与日本，而倪嗣冲坚持不让，但又无法反抗日本，乃对先父说：“只有你去。我出钱给你，打死人我都负责。”

于是先父乃答应就任。

先父以革命的非常手段对付日本手下的矿工，要求他们立即停工，日人不得已致电张弧，张与倪嗣冲交涉，倪回答张说：“我没有办法，那是地方性事件。”

此事我印象深刻，盖当时每两、三天就有日本人找先父交涉。后来此一矿权纠纷就由中日合资，成立裕繁公司而告解决，由日本负责技术，中国负责管理。我记得最主要的股东是广东霍宝树的叔父。霍宝树与先父交情不错，我一向称呼他为“霍老伯”。

民国七年，二届国会议员选举（即所谓安福国会），先父颇孚众望，在繁昌、无为、六安三县得票最多，当选众议员。先父的两位好友丁葆光（韬庵）及吴厚卿亦同时当选。此外，龚心湛（仙洲）亦当选参议员。先父携我坐花车进北京城，也因此把我送进当时在北京颇有名气的正志中学。

（二）正志中学二年

正志中学是徐树铮一手创办的。我进此校仅交一篇中文即算通过考试。

我记得先父尝对人说过：“我这孩子什么也不会，就会在家里看一些线装书。”

当时备取生很多，我是正取最后一名，算是生平的奇耻大辱。

那时的正志中学预备扩充为大学。在我进入此校时，一共有十一班，我是第六班，在学期间一共四年。

最初学校借用北京的广东学校，学生借住在一家工厂宿舍内，后来校舍盖好后，才搬入新建校舍。

正志中学实施军事教育，后来我到德国留学时发现它完全是仿照德国制度。徐树铮有意将正志中学当做训练自己干部的机构，是以特别注重德文、数学以及体魄训练，完完全全是军事训练，学生留级两次就毫不容情地被开除。

民国九年第一次直皖战争后，先父回到南京，我也随着离